

【戡郊版】仙人有染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617345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617345>.

Rating:	Explicit
Archive Warning:	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 , Rape/Non-Con
Category:	M/M , Multi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杨戡/殷郊 , 戡郊 , 杨奉殷违 - Relationship
Character:	杨戡 , 殷郊
Additional Tags:	杨戡左位 , 殷郊双性右位 , 包含一定程度上非自愿性行为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3 of 昆仑组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15 Words: 5,499 Chapters: 1/1

【戡郊版】仙人有染

by [一纸铃 \(feng ling\)](#)

Summary

手下的胸膛随呼吸轻轻起伏，微凉的温度——兴许是杨戡的体温，也是那衣襟上的血。那大片的血是殷郊自己的，湿濡，已经发暗，也是微凉的。殷郊舔了舔牙尖，默念自己可是殷商前太子，怎可因为这点小事失了阵仗。于是底气又回到身体里，他看着杨戡，只觉得哪哪都碍眼。尤其是杨戡那双眼睛，那双包容的、柔和的、微凉的眼眸。

《神木有灵》中的拉灯部分详写，戡郊版，结合阅览体验更佳（前文见系列内）

殷郊扑向杨戡，仿佛跌入一团温和的云里。杨戡背靠花树而坐，托住殷郊的双臂，接住他。殷郊就这样借力抬眼，从下往上盯着杨戡，还是那样充满攻击性的目光。

殷郊挣了挣被握住的手臂，“松手。”

见过了断颈血涌的场面之后，即便刚刚自己给他接上了头，杨戡仍然觉得殷郊的断裂处岌岌可危。气大伤身，顾及殷郊的身体，一听到殷郊的话，杨戡当真没有任何提醒地撤回双手。

殷郊差点摔在杨戡身上。殷郊咬牙，手快地撑住杨戡胸膛，才没就这样毫无气势与形象地砸人身上。

气氛一时有些尴尬。

手下的胸膛随呼吸轻轻起伏，微凉的温度——兴许是杨戡的体温，也是那衣襟上的血。那大片的血是殷郊自己的，湿濡，已经发暗，也是微凉的。殷郊舔了舔牙尖，默念自己可是殷商前太子，怎可因为这点小事失了阵仗。于是底气又回到身体里，他看着杨戡，只觉得哪哪都碍眼。

尤其是杨戩那双眼睛，那双包容的、柔和的、微凉的眼眸。

杨戩即使被自己扒了外袍，依然算是穿戴整齐。殷郊扯了扯嘴角，跨坐在杨戩腿上。随后他面无表情地拽开绳结，放任自己仅剩的衣物掉落，该裸露的不该裸露的都如初生婴儿一般赤条条展现。

殷郊观察片刻杨戩的神色，依然是至纯至净、空无一物的。殷郊慢慢俯身过去，更近地观看杨戩的眼睛。殷郊看着看着，忽生某种心思。若是把柔软的雪含在唇中，它是否会融化，还是冻结他的唇舌？

殷郊碰了碰杨戩的眼睛，杨戩不自主地眨眨眼睫。殷郊伸出舌尖舔了舔杨戩眼尾。杨戩闭眼，并不阻止。殷郊摸了摸杨戩阖上的双目，也是微凉的。

殷郊低声威胁他：“你要是不睁开眼睛看着我，我就咬你。”

杨戩感受到热源喷在眼皮上，随后那气息撤开些许。杨戩睁眼看去，殷郊正一手撑着自己的胸前，交托另一个人的重量。另一只手没入下身双腿之间。殷郊神色隐忍，咬着牙，眉头似蹙非蹙的。

殷郊不自然地给自己扩张。他先是在花穴外围小心翼翼地按揉着，忍耐适应异样感。

鲜有人知，这位殷商前太子生来就是男女一体。降生时叔祖比干观测天象，言道这孩子是玄鸟转世，身体异状是殷商福兆。殷寿与当时还是王妃的母亲商量的这件事。因为当时帝乙在位，正统王储是兄长，于是他们夫妻二人对外隐瞒了这件事，并嘱咐殷郊不要和别人提起。殷郊隐藏得很好，即便与多个质子同吃同住也多年未曾有人发觉异样。

殷郊指腹在穴口外围打转，探入一点指尖又惊吓似的飞速退出来。然后慢慢地试探着再度伸进一点手指。很不熟练，殷郊额头渗出汗。因为身体与常人不同，才换到正统的王储位置，那些纷杂破事就接踵而来。他没有机会经历情事。倒是道听途说，见过话本春宫图一类，此刻凭借着这点少得可怜的经验给自己做前戏，十分艰难晦涩。

殷郊努力回忆图与文字的描绘，慢慢增加手指，在穴内按压、分开手指撑开穴肉，揉捻勾挑。数次的生疏摩擦真的带来快感，殷郊鼻音轻哼呻吟，热度与快感一同顺尾椎升腾，口中发干，喘息加快。还不够。殷郊想起话本中所写，犹豫了一下。他看了看杨戩的眼睛，试着捏了捏自己与女穴共生的阴蒂。殷郊瞬间腿一软，腰差点塌下去。殷郊把自己玩得面色潮红，硬生生忍住情叫，咬着牙，双腿颤栗。温暖湿润的液体淌过手指，顺着指缝滴落在杨戩的身上。他小小地高潮了，前端射出白浊，溅在杨戩腰腹和自己的腿上，花穴也涌出一小股温液。

杨戩感觉到自己胸口承担的体重一沉，正下意识要去扶一把，却见殷郊又颤颤巍巍地支回身体。殷郊这股自己为难自己的倔强劲，杨戩这些日子可见得多了。

杨戩叹了口气，捡起旁边自己的外袍。上面遍布的暗红血污湿哒哒地沾着落花。杨戩在外袍上寻了块勉强干净的地方，卷起，用那块尚白的布料轻轻擦拭掉殷郊胸腹上满道快要干涸的血。

杨戩神色认真专注，动作虽缓却坚定，竟让殷郊一时愣住了。他几乎静止地令杨戩一点点沾擦自己的身体。殷郊穴内含着自己的手指兀自喘息，恍惚又听杨戩叹道：“师弟，你这又是何必。”

殷郊忽如惊醒，伸出手探向杨戩下身。他摸到了杨戩的阳物，没有一点勃起的迹象。连殷郊自己的前端都半硬了。可杨戩这样的仙人，像生来就归入大道，不会情动一般。

殷郊笑了两声，笑声听不出喜怒。他的眉目敛着、沉着，抽出自己穴内的手指，慢慢贴过去，抱住杨戩脖子，用脸蹭杨戩的脸、颈窝。一手向下，把杨戩的下裤扯退一点。没

有阻止，殷郊更加放肆，手钻入杨戩的裤子，手指挑逗撩拨杨戩的阴茎。殷郊用前端自慰的经验是有的，他按自己的经验来。这个姿势，他的手圈住整个杨戩的性器略费劲了一些，于是手指绕着顶端打转，又或轻或重地前后抚弄。

杨戩皱了皱眉，不解，“师弟——”

殷郊：“你要是敢让我停下，我就……”殷郊嘟囔着，自己也没想好就怎样。索性不想，换了个策略，他埋靠在杨戩的颈窝偏了偏头，鼻尖对着杨戩的耳朵轻轻呼气，哑哑地一声声唤“师兄”。故意捏了捏杨戩阴茎，唇舌也不放过杨戩。确认杨戩暂时没有“焕然一新”的法术之后，誓要给他留下更多痕迹。于是殷郊毛茸茸的脑袋在杨戩身上这拱拱那蹭蹭，舔来舔去，啃来啃去。

湿漉漉的、温热的，杨戩也不去计较睁开眼睛看着他还被咬的事，专注控制轻轻浅浅的呼吸。

手下的柱身一点点硬了，直到完全硬起来。杨戩似乎打算就这么放任纵容殷郊，好像殷郊是索求关注的孩子。杨戩松开眉头，眼中依然看不到欲望的海。然后杨戩只是生理刺激下硬起，并非情欲。

殷郊觉得有些累，缓缓吐出一口气。他不想管杨戩的眼中究竟有什么了。他最后用鼻尖和脸颊蹭了蹭杨戩的肩颈，沾了不知是雪是松的淡香。上身退后，分开跪起的双腿却下沉。殷郊扭动身体，故意用穴口绕着杨戩的阴茎打转。黏腻暧昧的银丝粘连拉扯，殷郊吐出灼热的喘息，不再压抑他的小声呻吟。

殷郊穴肉湿热，浅浅含住杨戩的阴茎头部。

看着杨戩的眼睛，殷郊湿的更厉害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包容、予取予求的样子，还有那种永远不为外物所动的淡然。殷郊仰头喘息，他要沾染杨戩，他要拥有杨戩。殷郊对此志在必得。

杨戩肌肉匀称，殷郊撑着杨戩的胸膛，随后狠狠一坐到底。哪怕自己正在容纳，但殷郊觉得自己被吞进一大团的云里。好疼。即使扩张了，还是好疼。疼痛如同闪电雷鸣在体内翻滚，殷郊突然感觉委屈，眼眶蓄水湿润。他忽然发现自己好像吞了天大的委屈，那些林林总总的纷杂破事迄今为止都让他吃了尝了，苦的酸的辣的，那点甜还是虚假的糖衣。就连这点痛，他都逃不过去。

殷郊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把下唇咬出了血。杨戩忽然动了，他的手掌微凉，手指拭去殷郊唇瓣的血丝，并不容置疑地撬开殷郊的牙关，把他的下唇解救出来。

殷郊委屈生出愤愤，一口咬上杨戩的手指，咬住就不松口，呜呜咽咽，热泪滚落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。

杨戩上身还穿得严实。殷郊手放在杨戩的胸口，摸他的心跳。一下一下的，应和着自己体内清晰感受到那肉柱跳动的青筋。殷郊不松口咬着杨戩的手指，就这么抽泣着，用力摆动腰肢，紧绷身体不断上下，臀部撞击杨戩的胯骨，发出的水声淹没在啜泣声之中。

杨戩完全放任了殷郊。他没别咬住的另一只手贴在殷郊脸侧，慢吞吞地给殷郊擦着满脸的泪水。杨戩方才自己冒犯神树，自己折了树枝，此刻经脉断裂，气血翻涌，也不外乎他的动作慢慢。杨戩做的很认真，即使那泪擦着又流下新的，他也耐心一遍遍拭掉。

杨戩恐怕他哭久了伤神，哄道：“莫哭了。”

半天杨戩都静静的，忽闻杨戩发声，殷郊一时没控制好力度，直径将阳物吞得又急又深。那根被他允许侵犯自己的硬物撑开小穴的层层包裹，刮蹭到一处敏感嫩肉。酥麻快感铺天盖地，穴肉不受控制地骤缩吞吸，殷郊那双姣丽的眼睛猛地睁大，整个人绷得几乎反

弓，发出变调的呻吟惊叫。

“嗯啊！”殷郊齿间打颤，颤冷冷，穴内涌出一大股黏腻的水液，顺着他抽搐的穴肉一股股挤出。他射出精液，并且潮喷了。水液太多，暧昧地沾满他们二人的交合处，又淌到地面汇聚成一滩，沾到数片落花的花瓣。

殷郊不知什么时候牙齿已经松开了杨戩的手指。他的穴已经完全软了，泛出熟了的果子一样的红。在水液的润滑包裹中，他也不再感觉到最初的疼痛。他完全适应了杨戩，紧绷过后的身体放松，花穴随着呼吸一吸一嘬，杨戩硬挺的阴茎存在感强烈。

高潮之后小穴越发敏感，麻痒感随着细微颤吮的穴肉渐渐漫上来。殷郊的汗顺着脖子流过断口，痒意引得殷郊一个激灵，后颈像被人吹了气似的发凉，抖了抖。殷郊的眼泪暂时止住了，眼眶还是红的，鼻音瓮瓮，忍不住责问：“你怎么这么持久？”

杨戩一直在克制自己的奇异的快感和冲动。他温柔地注视殷郊潮红的眉眼，“师弟是问修道之人坚持不懈的恒心吗？”

殷郊哽住。那些说不出来的话更被咽了回去。殷郊想起之前杨戩同他讲经时提到的经文里，有字眼如元阳、锁精一类，大概是射不出来的。可是殷郊不服也不信，他恨恨起身，再度摆动，豁出去用体重贯下自己，狠狠吞下杨戩的硬物。

殷郊上下起落，有时故意使坏吞得很深，使劲夹人。杨戩情绪稳定地被殷郊吞吞吐吐吸吸嘬嘬，还有空拂开殷郊被汗沾到脸前的头发。

殷郊自己故意动作幅度很大，这下快感更是汹涌如浪涛一阵阵拍打他。殷郊难耐，忍不住从齿缝泄露的情动浪叫。杨戩却眸色担忧。

殷郊问都懒得问，杨戩绝对只是担忧他脖子的断口，担忧他的头掉下来。殷郊很不满，努力使出浑身解数。杨戩终于略一皱眉，绷紧了一下嘴角。殷郊用身体撻动得他下身微疼，不说下身，杨戩此时浑身都疼——那是断裂的经脉和阻塞的气血催促他尽快去接好调养。想必殷郊有断颈之伤在身，只会更不好受。

杨戩蹙眉道：“师弟……小心身子。”

殷郊嗓子都又喘又叫地沙哑了，穴肉也使用过度隐隐作痛。殷郊愤愤，小穴也肿了，嗓子也哑了，前端射不出东西，腰也软了。他按着杨戩，自己抽插着自己，殷郊觉得自己好像在玩活体玩具，因为杨戩没有给出他任何想要的反应。那股委屈又泛上来。自己有这么差劲吗？挫败感把殷郊淹没了，如同雨水打湿了小狗的毛发，湿漉漉的。

又高潮了一次。可杨戩还是没有任何动静。他几乎想赌气不干了。可一想，这发起人是自己，硬着头皮也得做下去。

殷郊冷哼一声。手摸上自己的胸乳。自己捏夹揉按自己的乳头，揪住拉扯，又把它们按得凹进去尖尖。殷郊揉得爽快，一时手上失了轻重，玩痛了。殷郊红着眼眶，没来由的难过。瘪嘴揉揉，低下头检查了一下红肿的乳尖，嘶声轻轻说好疼。

杨戩观察了一下殷郊要落不落的泪。那泪珠挂在睫毛上，轻轻颤动。杨戩推测殷郊真的疼，手足无措，“是脖子疼吗？”

殷郊咬牙，那从开始就一直没出现的羞耻突然找了上来，挤出一句，“不是。”

杨戩担忧，忙追问：“师弟，你哪里痛？”

殷郊那一瞬间的羞耻又被立刻放下。他牵起杨戩的手，那手上有练枪的茧。殷郊把杨戩的手搭在自己的乳尖。

殷郊：“师兄，我这里疼。”

杨戩察觉到他发红发肿的乳尖，福至心灵，估计刚才捏的太大劲了。杨戩探出白玉一样的手指，帮殷郊轻轻揉了揉乳晕和乳头。几个指尖轻轻罩上，轻柔按摩舒缓缓解疼痛，包含了乳晕的那一小块软肉。一道过电一样的快感瞬至殷郊全身，下身水汁喷出。

“啊嗯！哈啊……”潮起太汹涌，殷郊又惊又慌，下身竟然直接喷出水来。剩余的水液还在淋漓涌出，顺着大腿滑下。不说黏腻了几片花瓣，在他的穴与杨戩相接处，腿间已是一片泥泞。

接连高潮，殷郊一下子脱力，放在杨戩胸口的手再也撑不住，整个人软倒，下身更是没有任何支撑，直直一坐到底。

那硬物径直闯入更幽深的地方，凿在一处殷郊不敢深思的缝隙口。那是他也如女子一样配备的器官，杨戩直直顶到了子宫口。借着湿得不能再湿的体液，那阴茎几乎滑进一个头来，而后顺畅无阻冲撞在子宫壁上。宫口一圈肉环放缩，肉壁一圈圈被擦过极端敏感的褶皱，被刺激得不住颤抖拧动抽搐，殷郊高高仰起脖颈，发出细碎的哀鸣。太过剧烈的刺激，和来不及缓缓释放又叠加到近乎折磨的快感。殷郊已经喷不出任何东西，这样暴风骤雨的刺激与快感一起操干了他的神经，引发了几乎摧毁了他的干性高潮。

殷郊几乎不能呼吸，窒息得大口喘息，来不及咽下的唾液在干痒的嗓子里打转，把自己呛得咳个不停。他咳嗽得脸通红，捂着脖子。越咳呼吸越大力，越是憋闷的窒息感扼住咽喉。他咳嗽到含泪仍是停不下，殷郊撇过脸，眼含泪水，似乎是想对杨戩说些什么。

杨戩望他通红湿润的脸庞，怔愣一瞬。

正这时，杨戩感受到一股温热的热流汨汨，洇湿流淌着。那不是情液，殷郊竟然失禁了。殷郊断断续续地悲鸣，咳得把肺都要咳出来。他一咳，前面就哆哆嗦嗦渗出尿液，不仅是男根，连女性的尿道都淅淅沥沥。

殷郊自己的眼泪、体液、血、和精液乱七八糟混在一起，真是一片不知如何描述的泥泞。

断口咳一下还疼，殷郊几乎放肆地一边咳一边大哭起来。杨戩连忙扶着殷郊的头，拍他的后背给他顺气。

穴里还含着杨戩没射过的阴茎。殷郊似乎开启了什么不得了的开关。殷郊的眼泪哗哗流下，眉毛却凶狠地下沉，反差极了，在杨戩身上发疯一样哭喊，“你是不是就喜欢看我这幅不成体统、控制不了自己，狼狈不堪的样子？！”

好没道理的控诉。杨戩摸着他的头发，顺着抚摸，看到殷郊这样崩溃的样子，他的心里不知为何也泛起酸涩来。他不理解自己这种情绪从何而来。他也不明白殷郊为何突然如此，也不去疑惑殷郊的这场发泄怎么还没平息。他依然试着安慰殷郊，“我没觉得你不成体统，也没觉得你狼狈不堪。我所见的你，一直都是你，无关外物，只是你而已。何谈狼狈呢？”

殷郊知道自己不过是无由头地对杨戩发难罢了。并非以自己小人之心，他自知说出了他对自己的控诉，其实不过是控诉着自己来指控杨戩而已。殷郊哭得凶狠，渐渐倒不过气来。杨戩拍他的后背，几乎用从前都没有过的温言软语小声劝慰着殷郊。殷郊最后啜泣地自己都嫌丢脸，不想看杨戩的神色，抱挂在人身上，把头埋入杨戩颈窝。

殷郊自己把自己弄晕了，最后一次高潮浪涛退去，近乎昏迷。杨戩的道袍里衣宽宽松松的，布料软软的，还有点不知名的烧香味。窝在杨戩怀里，他身上还有淡淡的清香，熏得殷郊头脑发涨。

他哭累了，也被操累了，头一沉就昏睡过去。

他睡得很沉很安稳，梦里都是微凉的体温。

殷郊醒过来的时候，杨戩就坐在他身边。

殷郊装作自己没醒。闭上眼睛却也睡不着了，他偷偷睁开一条缝隙瞄杨戩。

室内突然显得不那么空荡荡了。昏黄的烛光填满了这方空间。杨戩点了一盏昏黄的床头烛火，殷郊错觉这烛光也带了火苗的温度，温暖而温馨.....联想从前，小时候他每次生病了半夜梦魇醒来，母亲都坐在床头，温柔地和他说话，也是这样昏黄的烛光。

杨戩早窥见师弟颤动不已的眼睫，心知他醒来装睡。像个小孩似的，杨戩抿抿嘴，轻轻笑出声。

这笑声意味很单纯，可把殷郊听得发臊，耳朵飞快地烧烫起来。殷郊索性不装了，睁开双眼，一掀被子坐了起来。

杨戩对他微微一笑，不言不语。昏黄的光揉的二人的眉眼都温吞成一团，殷郊羞怒，捧住杨戩的脸就亲了上去。

杨戩拿殷郊实在没办法，只好搂住他。

殷郊咬住杨戩的嘴唇，尖牙威胁般地轻轻使力。殷郊叼着杨戩的唇，抱着杨戩脖子，靠着杨戩。

看到杨戩还是不明所以的模样，殷郊笑了，大发慈悲松开了杨戩的嘴唇。头又埋在杨戩颈窝，整个软乎乎地摊在杨戩身上。抱着杨戩，埋在皮肤下的声音闷闷的，既咬牙切齿，又黏黏糊糊地说：“你是我的。”

因为抱的姿势的原因，杨戩好像没听清，“嗯？”了一声。气息喷吐在后颈上，殷郊的身体微微抖了抖。

殷郊的心又热又烫，比从前那些酸苦辣灌下后的滞涩寒凉不同，它好像重燃了。他面对曾经那些糟心的人和事不曾发泄，也没感觉过自己有什么需要发泄的，曾经他已经被左右汹涌的情绪冲刷得很累了。但是面对杨戩，那些杂七杂八五味杂陈一股脑地从内心冲出来，叫嚣着宣泄。他发泄过了，然后他在杨戩这里获得了久违的安宁。

烛花哔啵，杨戩轻声絮语：“天色尚早，师弟再睡会吧。”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